

由于在北方的生活经历,关于葱,我只认可大葱,北方人又叫京葱。上海人喜欢的香葱,我是不认可的,它有什么香呢?在小菜场买菜,买葱的会送给你一把小香葱,这一把小香葱我拿到家里,多半是放烂了。至今还记得北方有一句俗语,叫做“大葱蘸酱,嘎贝儿就呛”,听起来吃得可真香啊。其实大葱蘸酱,所取的是葱白的甜而辛辣,葱叶呢,我看来是乏善可陈。

从前,辽宁人多食高梁米,红高粱米味涩,白高粱米为上品。有一种吃法叫“打饭包”。白高粱米煮得的水饭,捞起沥净,铺在洗干净碧绿的生菜叶子上,米饭上面再铺葱白和黄酱,然后把菜叶子卷成“饭包”,眼睛一闭大快朵颐。

我如此小看香葱,嘉禄兄一定大不以为然。嘉禄是美食家,他在美食文字里多次写道:“撒葱花,浇热油。”但我总以为,区区碎葱叶,能给食物增添多少香味呢?可是在生活中,却有那么多的人喜欢

正在看山田洋次的随笔集《电影与我》。不知道山田洋次的读者,没关系,知道寅次郎不?就是那许多部《寅次郎的故事》的导演,当然他著名的作品还有《幸福的黄手绢》。他在随笔中写了他青少年时期的事情。

在山田洋次上高中时,由于家境中落,不能给他学费,于是自己想办法挣钱继续念书。当时小青年挣钱有两种方式,一是体力活,二是赚黑市钱。青年山田个子不大,搬重物体力不如人,所以选了“二”。黑市钱就是跑单帮,黎明即从家里出发,背着山里特产,翻山越岭,到了海边,卖了山货,再背回鱼干等海产。如此往复,能赚些钱。常来常往,渐渐有了熟人,即凑巧常在一起跑单帮的,结成一伙,彼此照应。一路颇苦,买最便宜的车票,坐的是闷罐车,还常挤不进车厢,人一半在车里,一半吊在扶手上。长时间这样吊着,人是很疲劳且危险的,往往这时,一个伙伴就说,咱们就好像抓住树枝的猴子,千万抓紧了别掉下树。一听这话,吊着的人又有了气力,并且也不觉得那么苦了。

这个爱说笑话的伙伴,其实干活并不怎么样,他背东西比人少,赚钱也少,为了怕浪费车费,就打算不跑单帮了。因为他能在大家一路劳顿疲惫时,说些使人心中一松、脸上一笑的话,因此同伴们就说,你背东西少没关系,我们合伙给

故,味道并不怎么样。葱叶的好,只好在一个颜色,俗话说“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就是在称赞葱叶的绿色,和豆腐的白色相得益彰。但是我要说的是,小葱拌豆腐万万不敢缺了葱白,不敢缺了葱白的甜而辛辣呀!不过也有好的葱叶,辛辣而甜,那便是羊角葱。《于谦小酒馆》里说,羊角葱是过冬大葱的分蘖,此言差矣。羊角葱是另外一个品种,长一虎口,叶、白各半,其状弯如羊角,故得名。北方的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令,羊角葱上市了,称得上也扔上葱叶,真是

是时鲜菜。那年春天,我在赤峰县二道河子水库做工,公社民工食堂里买了十来斤羊角葱,怎么吃呢?厨师把它粗粗地剁成寸段儿,扔在一个水桶里,撒下大把的青盐,一杀杀出汤来。百十个民工一抢而光。主食是什么呢,玉米面发糕。那么好的羊角葱,本应该炒肉炒蛋的,却是一把大青盐就打发了,真是暴殄天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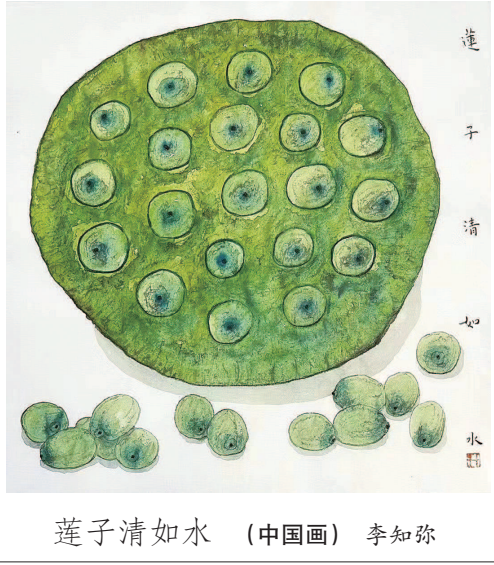
你出车钱。在山田洋次后来编剧拍电影时,总是想起那个同伴,并将他作为寅次郎的原型。而在构思电影里的搞笑镜头时,山田导演总是和两个助手一起,三个人在夜深时为一句台词发笑。自身也快乐投入的作品,即使拙劣,也是真诚的(投入的时候也有苦,那也不能让观众看出来,必须让观众认为是很轻松地被拍出来的),胜过矫揉造作的高深——这是山田洋次的导演宗旨。

他写道:比如说,街上三个人在聊天,乐不可支,路人甲好奇,过来问,你们笑什么?于是三人告诉他,我们因为什么什么而在笑。路人甲大笑,随之路人乙、丙一个接一个过来,人越集越多,最后离得很远的人什么也听不见,拼命说,你们大声点儿。就有路人某说,那我们每人给他们一百块钱,让他们三个每天在这里用喇叭讲吧,喇叭最后发展成了电影院里的音色,电影本是应大众所需而有的艺术——这是民众与艺术应有的关系。

我很喜欢山田洋次的这一节随笔。同时想起以前见到日本畅销女作家宫部美幸时,问她,将自己的作品归类为纯文学还是大众文学,她笑嘻嘻地说,自己也搞不清,但希望是大众文学,希望给每天上下班很劳累的人们,在车子里有一点开心地投入的阅读时间,能被称为大众文学,她感到欣慰和荣耀。

我仍需要顶着凉风、穿着线衣与夹克去上课。从“避暑”的角度看,春学期来德或许是一种幸运。还记得初来乍到时,一位越南籍环境科学系留学生走在路上,突然驻足,举起相机,对着路边的樱花拍了起来。他边拍边跟我感叹,你来的是个好时候,德国的寒冷期太长了,现在气候正好,春暖花开。

德国的暑期虽然不长,假期倒是很多。除了每周日的固定公休(大部分欧洲国家,周日商场、超市和机构都不营业,德国是公认世界上工作时长最短的国家),在我交换的这几个月内,大大小小至少经历了五个假期,长则两周,短则一日,甚至学期当中还有一周左右的期中假期。有阵子我闭门写作,有一天突然发现冰箱余粮不足,出门囤货时,却见家附近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没有,整条街道意外地安



那年我和姐姐在旧金山国际机场落地,森开车来接机。她带我们去一家中餐店,店名叫“天上掉馅饼”。我和姐姐马上充满期待,口舌生津。四十年前,我们都吃过克旗的牛肉馅饼,那是整个昭盟闻名的美食,皮子焦黄油馅鲜嫩,口味丰腴。可是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皮子硬,肉不新鲜,为了掩盖肉异的味,用了过多的佐料。我草草喝了小米粥,在不大的店堂里来回走。我真想冲到柜台前,对那个华人小老板说:“牛肉馅里是要放葱白的,很多的葱白!”要知道,葱白之于牛肉馅,正如荸荠之于狮子头。

现在,我要说一说葱叶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10岁那年的塞北煤矿小镇,我在初春的路上走着,树木凋零乍暖还寒,突然我听到一阵鸟鸣,仿佛春暖花开。一个跟我同龄的男孩子,双手拢嘴,悦耳的鸟叫声是从他嘴里吹出来的。在他展开的手掌上,我看到一片葱叶子,他把厚厚的葱叶肉刮去,只留下一小方白色的葱膜。他

想去的地方有多少呢?在县城里生活,每个人都会有万万千千的憧憬,但真正能实施的往往寥寥无几。理由种种,最大的障碍是没时间。

都说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会有一些的。因为这是鲁迅先生说的,大家都愿意相信是真的,问题是:如果这是一块干海绵呢?这时候,到底是听鲁迅的,还是听你自己的?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小城人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依据教科书,教科书是他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准则,离了它,小城人可能就不知西东了。

无论我是一个多么有资格的北京人,我对这个城市却不一定有多深厚的了解。六月份,我接到作曲家陈光老师的邀请,去看有他参与作曲的音乐剧《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令我对房山有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感知。

在我的概念里,房山一直是北京的远郊区,那里其实就是由许多村庄组成的大片乡村。去一次房山感觉就和去一趟天津差不多。过去,房山是北京的一个县,现在它是一个区。而即便是现在,开车去房山,也要花掉将近两个小时。

陈光老师说,音乐剧的故事就是基于房山老区抗战时期的史实改编的。那时的抗日战争十分残酷,许多普通百姓加入到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当中。侵略者的暴行令人发指,而被激怒了的广大百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有组织有步骤的抗战行动。当时,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在前方与日寇当面交锋,而在像房山这样的农村地带则是大量的普通百姓与敌人迂回作战。

1943年,有一位从延安来到房山工作的年轻作曲家,名叫曹火星。他见识到了房山当地十分常见的载歌载舞的秧歌调,调子的名字就叫“霸王鞭”。演唱的人们手里拿着一根两头带穗子的长鞭,拍打鞭柄边舞边唱。抗战中取得胜利的时候当地人就会聚集在一起高兴地演唱。年轻的曹火星被这种歌舞深深吸引,他用笔记下了曲子的旋律和节奏。很快,他整理旋律并填词。这首歌就取名叫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传遍了整个中国。直到现在,只要是中国人的,有谁不知道有谁不会唱这首歌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她辛劳为民族,共产党,她一心救中国。她指引人民解放的道路,她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她坚持了抗战八年多,她改善了人民生活,她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她实行了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音乐剧里,除了歌舞“霸王鞭”,还有一段情节十分让人震撼。那是1943年4月中旬,由于日本鬼子出动围剿袭击县委政府及部队指挥机关,领导派了一个排的士兵在一个山头阻击敌人,掩护中共县委、八路军机关和群众转移。几个小时的对抗后,由于汉奸的出卖,日军从我们的背后偷偷占据了制高点。这时大批的政府机关和百姓都已安全撤离,但掩护撤离的战士们且战且退,最后他们撤到了当地一个叫做老帽山的山顶。手中的弹药用尽,仅剩下的六名战士用石头砸向敌人。而日军为活捉这仅剩的六个战士未选择开枪,而是步步紧逼。六位战士自知已经完成任务,决不愿去做俘虏。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集体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就发生在房山区的十渡村,而六位年轻的烈士就是在附近的老帽山壮烈跳崖的。后来,人们在山下找到六名战士的遗骨,把他们埋葬在了铁路大桥边,当时的人们并不知六位烈士姓甚名谁,来自何方?在老帽山,人们建了六壮士纪念碑亭,永远怀念他们。如今的人们应该都记得狼牙山五壮士,但你们可知,就在北京的房山区,如今的旅游胜地十渡村,也有过六位不屈跳崖的壮士,他们的事迹同样震撼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如果没有这样的传播,即便是我这样生长在当地的北京人,或许也不知道有这样的故事。我只知道十渡的风景是美丽的,令人留恋的,却不知道这样的美景这样的和平是用残酷的牺牲换来的。

令人感动的是,这部音乐剧全部由房山区当地的人员出演,除了陈光老师创作剧中歌曲之外,词作家车行老师创作了剧本,作曲家具本哲老师担任编曲配器。如今,这出红色音乐剧正在北京地区上演,许多年轻的观众情绪激昂地观看了演出,受到了教育。我们生长在美好平和、幸福安详的时代。你可知,就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多少前辈曾经为此奉献了生命?我们辽阔广袤的大地上,曾经有过多少类似的故事上演?新中国的过去,你又知道多少?

